

今年的元旦和春节离得近,不足一个月的时间。早在元旦之前,上海的宾馆、酒楼、大饭店乃至不少中档大厦里的饭馆,都推出了年夜饭,品种繁多,格调不一,突出各自菜肴的特色,吸引着路人。

年夜饭啊年夜饭,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时期,是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进入腊月中旬,年夜饭已经成为邻里间的一个话题。首先说到的,就是鸡、鸭、鱼、肉四个大菜要配齐。所谓配齐,就是鸡鸭要整只上桌,鱼要整条端上来,肉至少得有一锅的红烧肉,或者是一整块做得红亮晶莹的东坡肉。其实是不是苏东坡当年的做法,人们不会深究,人们要的是苏东坡这个大文人的名气。长大后经常出差,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省份,餐桌上吃到的东坡肉、东坡肘子、东坡红烧肉各有各的烧法,菜色形状和味道迥然不

同,食客也从不深究,要的是苏东坡的名气,只要是道道地地的肉就行了。如若老家有人来,带了家乡的活鸡活鸭和新鲜的鱼,更是会引得邻居们热议。

四个大菜有了,年夜饭的主要食品似乎已经有底。其余的菜肴,就得由

上海的年夜饭

叶辛

女主人各显神通了。宁波人有宁波人的规矩,苏州、无锡、常州、扬州、镇江各地定居上海的家庭,都有各自家庭的特色。总而言之,在四个大菜的基础上,起码要有四个冷盆、四个热炒,加上两道点心和汤。点心里最好要有糕,寓意节节高,来年全家人都能往高处走。汤呢,经常以一只大砂锅端上来为代表,里面蛋饺、粉丝、咸肉、肉丸等配料丰富多彩得数不过来,说是汤,其实菜比汤多。汤不够了可以

加,边加边吃。当然,年夜饭少不了酒,上海那时没什么好酒,七宝大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推出的高度白酒,神仙大曲是八九十年代红过一阵子的白酒,但是酒质酒体酒味都不能和以茅五汾为代表的白酒相比。但是上海人独辟蹊径,说我们不爱喝白酒,我们的文化是喝黄酒,古越龙山、女儿红、加饭酒、善酿包括后来改良推出的石库门黑标和红标。只要是酒就行,在这一点上,上海文化也发挥着一点自我安慰的作用:不要那么讲究嘛,将就一点就行了。

这一切的一切,都是上海年夜饭的话题。现在全家人相聚,只要是老少几代,能够有七八个人,都到饭店里去聚。有老人在的,老人发话;老人不在的,就由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召集。也有例外,那就是几兄妹中最有出息的那一位出面召集。自然也由他买单。所谓出息,无非三种:一是做生意、办实业发了财,吃顿饭对他来说是毛毛雨。二是事业有成,收入不菲,平时忙忙碌碌,兄弟姐妹少见面,出头召集。三是当了官的,出面相邀兄弟姐妹团圆,在尽情吃喝之间放松身心,享受幸福的亲情。在吃年夜饭的场合,什么话



吉祥蛇年

(中国画)

姚逸之

都可以说,什么情绪都可以发泄,什么牢骚都可以发一发,都是亲人。

至于菜肴,那已经不是主要的了,所订的饭店有啥特色菜和新品或名菜,就订什么菜,请客买单的人不会在乎。酒也讲究起来了,九十年代我调回上海那几年,兴的是五粮液;茅台酒么,难买。记得我调回上海时,茅台酒当年的一把手邹开良遗憾地对我说,这么大的上海,茅台的销量不足100吨,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问题。现在呢,我问茅台集团,他们说今天的上海人接受茅台酒了,上海市场我们供应1100吨酒,苏浙两省的酒还时常往上海送。故而茅台酒在今天的年夜饭餐桌上,也成了主角。一年忙到头,总得吃得丰盛点,喝得讲究一点。所谓讲究一点,在上海话的内蕴中就是要最好的。

年夜饭的氛围,总是融洽的,欢快的,幸福感满满的,尽欢而散的。当然也有在饭桌上酒醉后失态的。不过都是至爱亲

朋,睡过一晚,春节相逢时,一切也就过去了。

上海人曾经的年夜饭,团聚总和守岁连接在一起。吃饱喝足了,一家人坐在一起,仍不会散。老规矩是要过了半夜12点,才去入睡。为什么呢?过了12点,就是迎新的一年。清醒地迎来新的一年,据说也有吉祥如意的蕴含。坐着干什么呢?嗑瓜子,吃花生,还有五香豆,当然少不了糖果。糖果是给孩子们吃的。过年的糖果一定要选糖纸五颜六色的,为的当然是悦目。其中的大白兔奶糖更是点睛之笔。

大年夜,白天忙不过来的家长会选择在年夜饭之后的这段空档时间,炒瓜子炒花生,瓜子分成南瓜子、西瓜子,还有香瓜子,炒得喷喷香,趁热端上来,让坚持守岁的老人、小辈们边吃边聊。忙进忙出的家长还会把大年初一早餐、午饭、晚饭的菜肴准备好。真正到了大年初一,得尽量少做一点。其间的寓意是家庭里一年到头都



妈妈留下的日记本

梅雨墨

八年前的冬天,母亲骤然离世。处理完后事,我带着母亲留给我的一个小蓝包裹踏上了返程的列车。三年后的一个晚上,我打开了那个包裹,摸了摸那把我送给母亲的牛角梳,它曾经代替我陪伴了母亲一千多个日夜;然后,逐一打开母亲保存的我儿时写的三本日记本,一篇篇地读了下去。

我花了一整晚把这些日记读完,就像是看一部电影,把儿时的事情回忆了一遍。我发现每一本日记里都有一页是折叠起来的,那一页无一例外地都指向同一个日子——正月十五元宵节,而这天也正是母亲的生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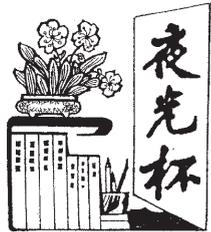
在1979年2月11日的日记里,11岁的我写道:“今天是元宵节,也是妈妈的生日,县城里人山人海,满街的花灯让人眼花缭乱,钻天猴和烟花此起彼伏地在天空炸开。回到家,全家人在一起吃了饺子,共同庆祝元宵佳节和妈妈的生日,真是开心快乐的一天啊。”在第二本日记本里的1982年2月8日,我这样写道:“今天是元宵节,又到了妈妈的生日。早上,我吃了一大碗汤圆,是妈妈包的,糯米面芝麻红糖馅,真好吃。每到这天我总是会说,妈妈的生日最好,普天同庆。希望妈妈永远年轻,也希望我会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。”

翻开第三本日记本,1984年2月16日,上高一年,我写道:“又到了每年我最盼望的节日——元宵节了,一大早照例要吃元宵,而晚上吃饺子才是重头戏。吃饺子前,妈妈让全家每个人都在心中许一个元宵节的愿望。二姐问我:‘小东,你许了什么愿望?’我回答:‘我可不告诉你。’我的愿望是:等我长大了,一定要考一个好大学,赚很多的钱,在一个大房子里陪着我亲爱的妈妈一直到老。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个元宵节的夜晚,一家人围坐吃饺子的情景,那时还是白炽灯泡,橘黄色的灯光显得格外温馨。我还想起第二天的清晨,踩着厚厚的积雪,妈妈带着我出门,妈妈穿着一件灰色的旧粗布棉袄,我穿着一件草绿色的新棉袄,脸被呼呼的北风刮得生疼,妈妈笑着问我:“儿子,其实妈妈也很好奇你昨天晚上许了一个什么愿望呢?”我笑着回

答:“妈妈,我可以悄悄地告诉你,但是你要保证不给哥哥、姐姐讲哦。”妈妈笑得开心了,说:“好,我保证不说。”我很认真地告诉了妈妈我许的愿,妈妈笑得很开心,满脸都是幸福的微笑。过了好久,妈妈才说:“我知道,我的儿子长大了了一定会有出息”。

后来,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留在外地,在国企有了稳定的工作,有了自己的房子,成了家,也有了孩子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,妈妈退休后一直在山东邹城养老,直到84岁去世。那个元宵佳节许下的愿望我居然忘得干干净净,妈妈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。

儿女对父母许下的诺言有多少是可以实现的呢?父母却从来不计较。



来福是饭店老板老耿家的一条黄色混血狗。

那年,我和几位笔友又到山庄饭店用餐,一进门不见来福,就问:“来福呢?”以往我只要来这,来福总是摇着尾巴欢快地围着我转。老耿叹了口气说:“来福失踪了。”

来福原是一条宠物犬。九年前,一个旅游团在老耿家用午餐,饭后团内一对小夫妻骗过这条狗,随后把它遗弃在停车场。狗以为主人会来找它,每天蹲守在停车场的竹棚内,双眼盯着来此停车的旅游大巴。

这条可怜可叹的狗,守了半年,感动了老东。老耿见它风里来雨里去,日益消瘦,便收养了它,取个新名:来福。

俗话讲,好人有好报。来福到老耿家后,饭店生意比以前更兴旺了;儿子结

来福春迅

婚第二年媳妇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,有村民说是来福带来的福气。但是,来福的“臭”脾气未改,只要听到旅游大巴的喇叭声,它便直奔过去……

这年春末,来福突然萎靡不振,也不进食。老耿以为它病了,特别挑些它最爱吃的猪肉软骨给它。晚上,老耿发现来福不见了,发动家人和伙计四处寻找,几天过去了,仍不见踪影。有人说在景区山道上看到它,招呼它回家,可来福头也不回,向林子深处蹒跚而去……

南宋著名诗人陆游的《舍北行饭》对犬“忠主”留下佳句:“犬喜人归迎野路,鹊营巢稳占低枝。”来福正是这样一条义犬。我想,如果世上没有界限,人与动物和谐相处、互相关怀,那么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!

市、义字街等海味店买为煲汤增鲜或做菜的瑶柱、蚝豉、冬菇、鲍鱼、海参、发菜(发财)和腊肠等。

备年货,大多数澳门人家必备年糕,其不仅有着新年“年高”的美好寓意,软软糯糯的口感更受澳门本地人欢迎。萝卜糕是首选,

注重传统是精髓

蓝调莎

吃时将它切成方块在少油锅里稍稍煎一下,再将散发着香味的它送进嘴,会吃得相当满足;还有类似于上海糖年糕的圆形年糕,将它切成薄片,蘸上蛋液,用慢火煎,细细咀嚼着香甜绵润的它,是好多澳门人的心头好。

好些澳门人还会准备些喜欢吃的油炸物,例如芝麻花生馅心的油炸酥角(饺),松松脆脆的巧果形状的蛋散、开口枣(笑)、脆牛耳,以及糖姜、糖莲藕、糖冬瓜等特色小吃。

节前,回故乡过春节的外地人,或进澳门

丰衣足食,不但事儿得少做,连地也不能扫。半夜之前,还得把家里的清洁卫生打扫一遍。老人们说大年初一到初三扫地,是会把来年的财运扫出去的。提倡过革命化春节的那些年里,说这是封建迷信,得像“四破”一样破除。发展到今天,这样的意识已然淡化了。年夜饭也不像原来那么讲究了。吃吃喝喝已是次要的,但

聚会活动还是要有的。不但家庭成员之间的聚会还是在延续,朋友之间也借着吃年夜饭的名义聚一聚,为的也是联络感情,增进友谊。

上海的新年夜,随着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远,又提前了议事日程。

这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读者朋友,你准备好今年的年夜饭了吗?

夫人在家发火,大声吆喝,古人有一个比较风雅的说法,叫“河东狮子吼”。为什么特指“河东”的狮子?这背后有个故事。

北宋诗人陈慥,字季常,家里富裕,他喜欢饮酒击剑论兵,风格豪放,又多蓄声伎,自称龙丘居士。他一度隐居于黄州岐亭山,苏轼被贬到黄州时,他们来往甚多。苏轼在《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》中写到这位老兄的风采:龙丘居士亦可怜,谈空说有夜不眠。忽闻河东狮子吼,拄杖落手心茫然。

陈慥的夫人姓柳,在家强势;陈慥身边美女较多,心虚,有点怕她。柳姓的那里在河东,又佛经里用“狮子吼”形容威严,所以东坡就把陈夫人在家发威戏称为“河东狮子吼”,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。

还有一个指代怕老婆的诨名叫“季常之惧”,也出于陈慥。陈慥的诗作亡佚殆尽,其词今存仅一首《无愁可解》,其中有“万事从来风过耳”等句,这种解嘲的空话人们大抵置之不理,倒是他“拄杖落手心茫然”的形象被记住了。其实“风过耳”之句也很精彩,那边“狮子吼”,这边“风过耳”,日子才能过得下去——对着吼有什么意思?

这碗菜,在镇江被称为“什锦菜”,又称“十香菜”,更有当地雅客称之为“十香如意菜”。请看日本栏。

十日谈

年货里的中华文化

责编:沈琦华